



战斗在敌人心里

吕 铮

院图书馆

5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吕 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陆元林

插图：张培础

战斗在敌人心里

吕 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98,000

1979年2月第2版 1979年2月第11次印刷

书号：10078·1302 定价：0.38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小说写的是解放前夕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打进敌人特务组织内部进行斗争的故事。主人公刘啸尘为了保卫上海党组织的安全，经受了敌人各种残酷的考验，打入敌人的内部，及时了解到敌人活动的情况，因此党组织多次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小说刻画了两个英勇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暴露了敌人卑鄙无耻的面目，反映了党领导群众对敌斗争的伟大胜利。

为了保护党的安全，我打进蒋帮特务机关保密局驻沪第二组，已经整整两个月了。

十月将尽，秋深了。在一个风雨之夜，我碰着了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

在阴暗狭窄的拷问室里，一场持久的野蛮的拷打，突然中断！

野兽们在一阵疯狂的暴行之后，忽然间变得非常怯懦，绝望地站在那儿不动了。

粗重的绳索、铁器、木棍、藤鞭、装水的铅桶……乱七八糟地散落满地。

张仲祥同志的遗体，躺卧在血泊中。

为了威胁和折磨受审人的精神理智而使用的一种紫而发白的灯光，现在恰给拷问室蒙上了一层惨淡阴森的气氛，墙角里的暗影，愈加扩大起来，简直快要吞噬了整个房间。从窗隙里漏进来的寒风，刺人肌骨。亲眼看到敌人在残杀自己的同志，而又必须装得无动于衷，冷漠无情，这种痛苦滋味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难以体会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同

志，为了远为重大的责任，我需要尽力克制自己，必须把这种不可容忍的悲痛吞咽下去。血液在我的全身奔流，仇恨的火焰在胸中燃烧，并因此而在我的身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东西，它竟然渐渐压服了我的感情的激动，驱散了我心情上的混乱，反而变为异乎寻常的镇定和平静下来。当然我会意识到，这就是仇恨的化身——力量。如果调换一个地方，按照我平素的作风，立刻拔出二十响的快慢机给这一群虎狼满满一梭子，打得他们一个不剩，用一半子弹，全数射进冷铁新这个匪首的脑袋里，才能勉强发泄我的心头之恨。可是我怎敢违背党的意旨呢？这是在另一种战场上战斗啊，必须时刻记住它的特殊规律。于是我就变成了现在另外一个人的样子了。

难堪的沉默，继续了有半分钟之久。不知从哪一个人的嘴里冒出了三个字，轻轻地飘进了我的耳朵：

“完蛋了！”

我的眼睛还没来得及找出说话的人，忽然象一阵暴雷似的吼叫，从我的身旁响起：

“蠢货！废料！我要把你们全都宰了！”组长冷铁新，似乎刚才苏醒过来，猛然拍案而起，抡起粗大的拳头，发疯似的在案上敲擂不止，整个屋宇都象要被掀翻了。

“最后一下是谁干的？”他冲到靠近的一个人面前厉声吼道，“妈的，是你？”举手就是当胸一拳，打得那个人摇摇一晃，好容易才又站稳了。

“给我开口啊，混蛋！”第二个人的脸上，发出清脆响亮

的巴掌声。

“难道你们是打铁的身吗？我要把你们撕成碎片！”第三个人吃的生活最重了，两只耳朵被撕得鲜血直流。最后一个人也许由于上帝的保佑，竟然没有被触动一下，冷铁新便转过头来，独自狂吠着，两手在空中狠命的挥舞：

“我要打死的，不是一个，是几十个！几百个！现在我要的是他的嘴，从他的嘴里要得到一本万利，可是现在却被打死了，混蛋，妈的，难道你们要我一辈子当上校吗？”忽然他的眼睛落到我的身上来了。

“拿过来！”他喝道。

我拿起一张洁白无瑕的纸头递给他。

“什么？”他火光光地看着，接着又骂开了，“我是请你来做旁听的？先生。”

我以无可奈何的样子，把两手一摊说道：

“我怎好记下来呢？”

他正在说蒋介石残害老百姓，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我两眼直望着他。大概他醒悟过来了，记起了刚才的情景，于是带着很为尴尬的窘态申斥道：

“去你的吧，”然后回过头来喊道，“你们还不给我滚开！”骂声未完，挥动的右手还没落下，四个小特务如同遇到了大赦一样的，赶忙抬起张仲祥的遗体，抱头鼠窜地溜出门外。而冷铁新仍然是怒容满面，火气冲冲，在屋子里乱转起来。毫无疑问，由于张仲祥同志的英勇斗争的结果，使他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正陷入极端的懊丧和绝望之中。

“组长，你还不去休息吗？快十一点了！”我整理好没有用得上的纸墨笔砚，站起来“讨好”地向他打招呼，希望能借此凑上去和他攀谈两句，可是他一点也没有理我，于是我只好改换了另外一种办法，当我走近门边，快要出去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个人怕不是共产党？”

冷铁新正转到我的对面，忽然站住了，两只象鹰隼似的眼睛，落在我的脸上，接着，爆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面孔涨成猪肝色，笨重的脑袋痉挛地颤动着。

“好小子，你这个聪明的笨瓜，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共产党！”笑容立即从他的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眼睛里的两道凶光，在我面前闪烁，喜怒无常，这真是一个出色的表演。

“他什么也不肯讲，而是只顾骂人。”我吞吞吐吐地说道。

“哦！原来是这样。”他大步走到我面前，死盯着我的眼睛，语声重浊地说道，“棍棒象雨点一样打在他身上，他还敢一直不停的泼口骂人，这说明什么？”

“……”我无言可对，茫然地看着他。

“这叫做不怕死！”吼声又起，“所以他就是共产党。”这时他的神情变得有些得意了，大概是为了自己说话的逻辑性很强而感到得意。

“唔，这样就是共产党……”

“不，不仅是这样，而且他还是共产党支部的小组长，这些……”他说到这里，忽而顿住，原来想说的话，涌到喉头又

吞咽下去了。

“支部的小组长。”我听了蓦然一惊，当然，他这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于是我跟踪追击，接着问道：

“您真不愧是我们英明的长官，这当然没有错了，这些一定是从内部……”我还没有说完，他插上来就打断我的话：

“够了，少问你所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你回去吧！”他并不因为我的“奉承”就忘记了分寸，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炮筒子。他在中美合作所里也是一员干练而又凶猛的狼嘛。

自然不便和他多噜苏。其实在关键性的问题上，断然制止我说话，实际上等于一半的默认，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止。五分钟以后，我已经在飞快行驶着的电车上了。

我在乘客当中，张仲祥同志的严峻的目光，那种叫敌人发抖的声音，和他视死如归的精神……这一切，老是在我的眼前旋转。下车后，我艰难地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踉踉跄跄地走到了自家的门前。我照往常一样扭开了锁，把门推开，屋里一片漆黑，寂静无声。这种孤独的片刻安宁，却给我带来了一阵轻松温暖之感。不忙着开灯，贪恋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摸索着走过短窄的过道。当我跨进卧室，正伸手到壁上去找寻电钮时，忽然听到象是我的坐椅被轻微地转动所发出的一种熟悉的声音。当然这无须思索，只要把电灯打开了就可以一目了然，霎时间，灯光照亮全屋，我朝书案前一看，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我感到惊讶之极了。我迅速拔出藏在身上的手枪，推上子弹，厉声喝道：“别动！”

什么人？”我蓦然被这种奇异的遭遇弄糊涂了。居然在我漆黑的屋子里，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显然，她既不是为了偷窃，也不是为了串门子才来的。

稍一定神，我看清了，一个穿着白色上装的年轻妇女，正坐在我的案前，两只大而发亮的黑眼珠，动也不动地直盯着我，丝毫没有为我的手枪和吆喝声所惊动，脸上反而挂着娴静的笑意，还在圈椅上徐徐地摇晃，似乎坐在她自己家里那样轻松而舒适。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仿佛突然陷入了梦境，否则便是置身于舞台之上，正在扮演着一出情节离奇的戏剧。这显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件，我岂敢大意，立刻把枪口拨正，对准这位不速之客的胸膛，只要她稍一乱动，瞬息就可结果掉她的生命。

“你是谁？到这儿干嘛？”我再一次严厉地喝道。

她并没有收敛她的笑容，小声地向我问道：

“史秀英这样一个名字，你还记得起来吗？”

“史秀英！”这个熟悉的名字，立刻引起我八年前的一段回忆：在我的家乡，每到傍晚，就有一个身穿黑色长袍，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低着头，吃力的提着水桶，打我家门前走过。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说话的声音，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脸上的笑容，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她家屋里，传出来阵阵鞭挞声、叫骂声。但是，从她的嘴里，却听不到求饶和哭泣的声音，这就是童养媳史秀英。后来她的足迹忽然从我家门前消失了，在苍茫的暮色中，每天出现的她踉踉而来的黑色的影子，再也看不见了。镇上却引起了许

多传说，有人说她和纱厂里一个女工走了，有人说她投河自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今天还是一个没有底的谜。现在，哎呀！她不就是史秀英？从小看熟了的，她婆婆用火钳给她在额角上制造出来的一条小伤疤，在她的鬈发下面，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成了她的一个特征，也确是史秀英这个人的明证。这个特征，现在更增添了她的秀丽了。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遇，立刻化疑惧为兴奋，我情不自禁地喊道：

“你……”并且几乎奔过去拉住她，但是一个强有力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一闪：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对敌斗争是无奇不有的。也许这是敌人在什么地方对我也发生了怀疑，故意设置了一个陷阱？对于年轻人，这当然是非常富有诱惑力的。于是立刻控制自己的冲动。按照我们的工作原则，非经组织介绍，或者使用规定好的方法进行联系，纵然是自己的弟兄或姐妹，也没有理由在政治上予以信赖。在现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相遇，我管不得她是史秀英还是李秀英，重又严肃地问道：

“你来干什么？”

“你做得对。”说着她徐徐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问道，“先生，请问您到福开森路乘什么车子？”

“二路有轨电车。”我心里骤然感到惊异和紧张。

“一路和十二路不对吗？”

“不，那是到静安寺去的。”不由我肃然起敬了。

“谢谢您，先生。”她说罢扬起左手向我招拂了两下。

她的说话和动作，都是按照接头会面时的规定而行的。这时我真是惊喜交集，与党停止了快两星期的联系恢复了，特别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并且遇到了她，这个自幼就在我天真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小姑娘，尤其感到亲切。于是我立刻把我心爱的性能特别优越的手枪关好了保险，丢在一边，跑过去拉着她的两只手兴奋地说道：

“秀英，想不到你竟然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

“你不也是一样吗？一切被压迫的人，都该走这条路的。”她淡淡地若有所感似的说着，又回到原来的椅上坐下。

“你什么时候……”我正待问她离开家乡以后的经过，可是她只对我略微摇一摇头说道：

“我们不忙谈这些吧，以后的日子长嘞，现在党要我向你传达一个紧急的任务！”她的态度端庄而宁静。

“张仲祥同志的被捕，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现在党要我们在这几天以内把他清查出来，否则组织的安全将会受到很大的威胁。”这几句话是出于从前那一个默不作声的小姑娘之口，真叫人难以置信。我没有心思去想这些，随即把刚才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她。

“张仲祥同志已经牺牲了！”

史秀英象触电似的，震动了一下，她沉默了，悲愤和痛苦的沉默。半晌，她起身站到窗口，将前额贴在冰冷的玻璃上，也许是借此将烘热的头脑清凉一下，眼睛凝视着漆黑的夜空。窗外雨声簌簌不停。

“现在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吗？”我问道。

“当然没有，不然问题不就结束了吗？”她说，在室内轻轻走动起来，她的身材修长，衣着也相当入时。她接着又说：“只发现了一个有重大嫌疑的分子。”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说着我也站了起来。

“为了最后的证实，我们约他明天晚上八点钟，在百乐门舞厅对过碰头。你想，假如他和敌人有联系，那么到时候将会怎样呢？”她说话的声音总是低而又慢。使我联想到她幼年沉默寡言和孤僻的性情。别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谈笑风生和打架吵闹，她总是独自一个离别人远远地站着或者坐着，不管热闹的场面继续多久，她从不参加进来说两句。而她婆婆手上的鞭子，却经常在这个童养媳的身上鞭打。现在她长大了，不过，她的说话总还是比较简洁而低缓的。我对她说：

“当然，敌人会有所动作的。”

“对，所以要 you 从敌人里面，迅速掌握他的情况。”她注意的看着我。

“你认为与我们那儿有关吗？”

“是的，因为案子是你们那儿办的。”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脑子却转入沉思。

“你恐怕会有点困难吧？”她站到我对面，带着一种关切的心情说，“你去的时间还很短，脚跟未稳，职务和经历，以及时间又这么紧迫，这些都使你不能没有困难。”

“也许要看怎么做法吧？”我确实有点犹豫不定。

“对，这样好嘛？你不是认识他们好多人的面孔吗？那么

你就用一切办法，争取明天晚上到现场去一次，缜密地侦察一番，看看有没有熟面孔在那里出现？他们在干什么？……”

我没有等她说完，高兴地说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只要发现他们的人在周围活动，而且是鬼鬼祟祟的，那么就完全明白了。”

“就是啊！不过，你得化装得很好，甚至于连走路的姿势，也要改变一下。”

这时我笑了，她也略微的笑了，她说：“别笑，我是在孔夫子门前卖书啦！”

我说道：“你说得对，我一定完成任务。”顿时觉得心头开朗起来。

“证实以后，又怎么样呢？”我又问道。

“那就失掉了他的作用。”

“是否在适当的时候，除去这个坏蛋？”

她不以为然地瞥了我一眼，轻轻走前两步说：

“你打算把反‘清乡’的经验搬到这儿来吗？上海的斗争复杂得多了，我们不这样做，而且没有这个必要，你想：我们斩断了和叛徒的联系，他还能够从五百多万的人口中找到谁？相反，敌人不会放过他的，那就够了。”

我在道理上同意她的说法，却又不自觉地固执地摇了摇头，她警觉地把眼睛移到我的脸上，出神地看了一会儿，说道：

“我真有点担心啊！小时候你顽皮和好斗的脾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她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当初，我的年纪还不满十四岁，有一次为了史秀英被她蛮横的婆婆打得鼻孔里鲜血直流，由于这个“死丫头”（这是她婆婆嘴里离不开的称呼）就是不肯低头认错，从不在拷打下露出哀求的可怜相。老太婆便继续拿起火钳扑上去再打。我以为我应该在这时候干一件英雄好汉的义举了，就在老太婆扑上去的那只粽子型的小脚前面，突然伸过去一条腿，马上出现的样子，好看极了，老太婆万万没有想到小阿牛对她来这一着，她想躲开去，也是绝对来不及的，于是便象一只包袱，被猛力地掼出去了。她那本来就是一张平扁的面孔，这下真把鼻子跌得一点不剩了，满脸血污的在地下又哭又嚷又滚。我对于自己的这种仗义行为，大加称赞。援助一个弱女子，我是仿照《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里那些侠客干的事干的，我捧着笑得喘不过气来的肚子逃掉了。史秀英所指的顽皮，其中一定包括这件事。因为对于她，这印象当然也是很深的。

“不——不，我不过这么说说，我能够克制自己，而且我不再是一个粗心和莽撞的阿牛了。”

“那就好了。当然，变成大人了，而且是党的儿子了，但要注意，你别把反‘清乡’那套办法搬到上海来。那时候需要你这种说干马上就拔出刀子来干，喜欢短枪和匕首的人，现在，阿牛，更要紧的是耐着性子，冷静，在敌人面前不要使牛脾气，学会顺从，听话，把自己也要当着暂时关在笼子里面的一头豹。不嫌我说得太噜苏了吧？别忘记在家里我就比你大一岁呢，而且还不止一次揪过你的耳朵。”随后她把

嫌疑分子的容貌、特征和明天晚上规定他的打扮，告诉了我，还有我们今后在各种情况下，新的通信联络地点、方法、电话号码等等，非常详细地说了一遍，我用只有我自己懂得的符号，摘要的记录了一些。这时，她走过去取下壁上的雨衣，转身对我说：

“我得走了。”她说时向我伸出手来。

“原来和我联系的那个同志呢？”我握着她的手问道。

“为了安全起见，他调动了，以后我们直接联系，……”她说到这儿，被我用很高的声音打断。

“哦，那太好了。”我高兴地两手紧紧地握着她。我想，我的手劲会使她感到过重的。

“我早就知道你到上海来了，不过，没有必要和你见面，这儿是你的钥匙。”她在掌心玩着那个同志移交给她的钥匙，“其实这种方法，只能在不得已的时候用一下，没有来得及通知你，而且从来不用或少用的办法，偶尔用一次，倒反而比较安全可靠。”她说毕穿上雨衣，匆匆走向门边，“叫你受惊了，对不起。”在她的微笑中，的确含有诚挚的歉意。这种会见的方法，不单是很特别，出人意料之外，也实在受惊不小。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道别，忽然电灯熄灭了。几秒钟之后，“砰”地一声，外面一道门关上了。她走了，消失在黑暗中。远处的风雨声，仍在呼啸，这时我才又感觉到湿透了衣服，是多么难受啊！而心里却久久在想着：严酷的斗争，使可怜的弱者，也会变成坚强的战士，我很后悔忘记问起有关她的许多事情了。而对于这些事情，既出于关怀，同

时也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在她悄然出走之后，好几年她仍然不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还被看成是一个神奇的怪事，因为是发生在一个冷天的夜里，她把棉袄棉裤都扔在地下走掉的。这是一种坚决和这个“牢笼”一般的家庭彻底决裂的表现。她不稀罕他家的任何东西，虽是寒夜，也把棉衣扔掉了。我想问问她怎么挨过那个冬天的？到底怎么找到党的？

和平常一样，我第二天早晨上班以后，便伏在办公桌上，抄写一份份“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但全部精力却集中在斜对面的冷铁新身上，留心看他的一举一动，特别是进出的电话，这是一件十分费力的工作，必须丝毫不露声色，好象除掉埋头于办公以外，任何事情都不去留意似的。事实相反，我的全部心力都倾注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里，为了学会这种耐心等待和细致的本领，我如果不是来自党性、党的教导和训练的成果，凭我的火爆性子，两个月是蹲不住的，早就出岔子了。史秀英给我补了一课，大约我现在都可以学着绣花了。时间是一秒一秒地爬行，甚至于好象在倒退，冷铁新照往常一样拉着一张缺少表情的面孔，令人望而生厌，两只灰色的圆眼睛，注视着一迭所谓“可疑分子”的材料，红色铅笔，不时的在上面勾勾划划，或者抽出几张照片来反复的看来看去。忽而他多肉的嘴巴咧开了，这是得意的表现；忽而猛然折断了铅笔，把大片的纸张撕成碎片，这说明他正光火，事情不顺他的心意。总而言之，他是喜怒无